

MOBY DICK

by Herman Melville

# 記鯨白

著爾維爾梅·曼爾赫

譯庸晉葉



美國文學名著叢譯

# 白鯨記

赫爾曼·梅爾維爾著

葉晉康譯

---

今日世界出版社

---

# 白 鯨 記

梅爾維爾著 葉晉庸譯

---

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  
香港九龍尖沙咀郵箱5217號  
(登記證內版僑台誌字0066號)

港澳總代理：張輝記書報社  
香港利源東街四號二樓

台灣總代理：新亞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八四號  
郵購劃撥帳戶110075號

---

1977年12月第9版

定價：HK \$6.00 NT \$60.00

封面設計：蔡浩泉

MOBY DICK by Herman Melville. Abridged edition  
edited by Maxwell Geismar. Copyright, 1949, by Pocket  
Books, Inc.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 Hong Kong.

9th printing

December 1977

譯

序

白鯨記是世上偉大的小說之一，全書的焦點集中於南太平洋的一條名叫莫比敵的白鯨，以及捕鯨船皮廓德號的船長阿哈如何對牠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阿哈在一次航行中被莫比敵咬掉一條腿，立志報仇，指揮皮廓德號環航全球追蹤，終於發現了牠，經過三天放下小艇緊追，雖然刺中了這條白鯨，但牠十分頑強狡猾，咬碎了小艇，也撞沉了大船，牠拖着捕鯨繩游開時，繩子套住阿哈，把他絞死了，全船人盡皆滅頂，只有一個水手藉着由棺材改製的救生浮子而逃得性命。整個故事就是以這個水手伊希梅爾的自述的方式展開的，中間有幾章則以戲劇的手法出之。

梅爾維爾有豐富的航海和捕鯨經驗，所以描寫船隻、航行、水手的性格和生  
活、鯨的身體構造和生活習慣、捕鯨的過程和驚險、各地風土人情等，樣樣繪影傳  
神，引人入勝。

梅爾維爾筆下的阿哈，認為莫比敵不但是傷害了他身體的仇敵，而且該對他思

想上和精神上的一切痛苦負責。他認爲莫比敵是折磨人類的魔鬼的化身，所以決心不顧一切要同牠拚。因此，皮廊德號遠航太平洋之行，不但是不平凡的航海冒險故事，而且是善與惡的宗教性鬥爭，莫比敵彷彿是撒旦的化身，阿哈好像替天行道的悲劇英雄。但另一方面，阿哈爲個人復仇的意念所驅使，不惜犧牲全船人的生命和幸福去追獵莫比敵，充分表現他的獨裁專制。

書中許多情節和詞句同聖經有關。梅爾維爾不屬於任何教會，但有出自天性的宗教虔誠。從他對蠻子奎奎格的親切描寫，可見他的熱誠和正直。從他滿有風趣的筆調可見他恬淡自然。

梅爾維爾在一八五〇年開始寫「白鯨記」之前和寫作期間，讀了許多書，其中最令他興奮的是莎士比亞全集。寫作期間住在麻薩諸塞州鄉村裏，同另一位大文豪霍桑是近鄰又是摯友，霍桑的思想感情對他有重大影响，一八五一年年底書成出版時，印有「獻給霍桑」字樣。

梅爾維爾一八一九年生於紐約，父爲蘇格蘭移民後裔，母爲荷蘭人後裔。十三歲時，父親經商失敗，憂勞而死，遺下一家九口，梅爾維爾爲幫補家計，十五歲出外工作，先後在銀行、商店、農場做過事。入學時期很短，工餘自修了商業、工程、測量等課程，家教很嚴，熟讀了聖經，對他日後的寫作和思想有深厚影响。一

八三五年後，在鄉村當過小學教員。一八三九年他才二十歲，開始在報紙發表幽默小品文。同年以水手身份乘船到英國旅行一趟。一八四一年上捕鯨船工作，到太平洋。翌夏棄船逃入荒島深山，不久逃出山地，又上一捕鯨船。一八四二年第三次在捕鯨船工作。一八四三年到軍艦上做水兵，翌年回家。一八四六年出版第一本作品。白鯨記是他的第五本作品。他在海關任檢查員十九年，繼續寫作小說和詩，許多作品都已成爲文學課程必讀的書。一八九一年逝世於紐約。

# MOBY DICK

by Herman Melville



目

錄

譯序

第一章	風雲變幻	一
第二章	絨氈提包	八
第三章	捕鯨船客棧	一三
第四章	被單	二〇
第五章	早餐	二五
第六章	街市	三六
第七章	禮拜堂	四一
第八章	講壇	四七

第九章	宜道	五
第十章	心腹朋友	六
第十一章	睡袍	六
第十二章	小傳	七
第十三章	獨輪手車	七
第十四章	南塔開特	八
第十五章	雜脍	八
第十六章	船	七
第十七章	齋戒	一〇五
第十八章	他的花押	一二
第十九章	先知	一八
第二十章	人人忙碌	二三
第二十一章	上船	二六
第二十二章	快樂聖誕	三三

第二十三章	阿哈	一七
第二十四章	阿哈登場，斯脫布跟來	一四
第二十五章	烟斗	一四
第二十六章	司夢仙姑	一四
第二十七章	後甲板	一五
第二十八章	日落	一五
第二十九章	黃昏	一六
第三十章	值初夜班	一六
第三十一章	午夜，水手艙	一七
第三十二章	白鯨之白	一七
第三十三章	揣測	一八
第三十四章	織墊子的人	一八
第三十五章	初次下艇	一九
第三十六章	無情的行業	一九

第三十七章	阿哈的小艇和艇員菲達拉	二二
第三十八章	噴水作祟	二六
第三十九章	「信天翁」號	三二
第四十章	捕鯨社交	三四
第四十一章	斯脫布斬鯨	三九
第四十二章	投擲標槍	三五
第四十三章	魚杈架柱	三七
第四十四章	鯨魚盛筵	三九
第四十五章	用以佐食的鯨	四八
第四十六章	屠殺鯊魚	五一
第四十七章	海德堡大桶	五三
第四十八章	貯槽和吊桶	五五
第四十九章	皮廓德號邂逅處女號	六〇
第五十章	大艦隊	七一

第五十一章	鯨校和校長	二八三
第五十二章	神父法衣	二八六
第五十三章	煉油鍋灶	二八八
第五十四章	大腿和手臂	二九三
第五十五章	阿哈的腿	三〇一
第五十六章	木匠	三〇四
第五十七章	阿哈與木匠	三〇八
第五十八章	阿哈和斯塔貝克在船長室	三一五
第五十九章	奎奎格入棺	三一九
第六十章	太平洋	三二六
第六十一章	鐵匠	三二八
第六十二章	鐵匠風爐	三三一
第六十三章	輝煌夢幻	三三七
第六十四章	皮廓德號邂逅單身漢號	三四〇

第六十五章	瀕死的鯨	三三四
第六十六章	值班守鯨	三四七
第六十七章	象限儀	三五〇
第六十八章	三枝巨蠟	三五四
第六十九章	初夜班將盡的甲板風光	三六三
第七十章	子夜時分水手艙的舷牆	三六五
第七十一章	子午夜空，雷鳴電閃	三六七
第七十二章	老步槍	三六八
第七十三章	指南針	三七二
第七十四章	計程儀及其捲線	三七五
第七十五章	救生浮子	三七八
第七十六章	甲板	三八一
第七十七章	皮廓德號邂逅 <u>瑞切爾號</u>	三八四
第七十八章	船長室	三八八

第七十九章	帽子	三九〇
第八十章	皮廓德號邂逅喜悅號	三九五
第八十一章	風光明媚	三九八
第八十二章	追獵——第一天	四〇四
第八十三章	追獵——第二天	四一五
第八十四章	追獵——第三天	四二六
收場白		四四一

第 一 章

風 雲 變 幻

我名叫伊希梅爾。前些年——且別管究竟是多少年前——我口袋裏只有很少的錢或沒有錢，岸上也沒有什麼特別引起我的興趣的事，我想，我可以航行一下，看看世界的水鄉澤國。這是我一向的習慣，用來驅除愁悶，調節血脈。只要我發覺自己嘴巴越來越冷酷；只要我的靈魂裏是個陰濕昏沉的十一月天氣；只要我發覺自己不由自主地停步於棺材舖前，而且一見出喪的行列就跟在尾上；特別是只要我的憂鬱症支配了我，以至於須靠強大的道義力量才可制止我蓄意走上街，有條有理地把人家頭戴的帽子一頂一頂打落——每逢這種時候，我就覺得非趕緊出海不可了。我用這辦法來代替手槍和子彈。凱托（古羅馬的哲學家）每逢哲學的豪興勃發便拔劍揮舞，我却靜靜地登船。這件

事一點也不奇怪。可惜世人不知道，幾乎一切的人在某個時候都或多或少地懷着跟我差不多完全相同的心情，嚮往海洋。

現在這兒是海島城市曼赫托斯，周圍一帶盡是碼頭，彷彿珊瑚礁圍着西印度羣島——商業的浪濤包圍着它。無論往左或往右，街道總把你引到水濱。它的最熱鬧地區是砲台，這兒的壯麗的防波堤給波浪沖洗着，又給風吹微涼，浪和風在幾個鐘頭之前還看不見陸地呢。你且瞧瞧這兒凝望着水面的人羣吧。

在一個夢似的安息日下午逛這個城市。由柯里爾斯河灣走到柯恩梯斯繫船處，再由此經過白廳往北走。你看到甚麼呢？——成千上萬的人像無聲的哨兵站崗一般在城市四周站着，滿懷海洋的夢想。有些人斜倚在樁子上；有些人坐在碼頭上；有些人看着中國來的船隻的舷牆；有些人高高爬在繩索上，彷彿極力要往海上窺視得更清楚些。但這些全是陸上生活者；從禮拜一到禮拜五都給監禁在木架泥糊的小屋裏——綁在櫃台上，釘在橈子上，壓緊在枱子上。那末，眼前的現象又是怎麼回事呢？青綠的田野消逝了嗎？他們在這兒幹甚麼？

看吧！更多的人羣到這兒來了，一直朝着水走，似乎要跳進水去。奇怪！他們非走到陸地的盡頭不滿足；光是在那邊棧房後面的陰影下閒逛不夠。不，他們必定要儘可能接近水濱，只要剛好不致於掉下去就行。他們就在那兒站着，排起來綿延好多哩長。他們都是內陸人，從大街小巷來的——從東、南、西、北來的。但是他們都在這兒聯合起來。告訴我，是不是那一切船隻的羅盤指針的磁力吸引他們到那邊的呢？

再來一次。假設你是在鄉下；在某些有湖泊的高地上。隨你高興走幾乎任何一條路，十有九次你循着這條路會走下一個豁谷，到溪流的積水潭畔。此中有不可思議的魔力。讓心神最恍惚的人沉浸於最深的夢想裏——叫他站直，信步而行，他就會絕對無誤地把你帶到水濱，只要整個地區裏是有水的。假如你在美洲大沙漠裏口渴了，不妨作作這個試驗，只要你的旅行隊裏恰好擁有一位玄學教授。是的，正如人人知道的，冥思遐想和水是永遠結禰的。

但這兒有個藝術家。他想要畫給你整個薩科谷裏最朦朧、最曖昧、最安靜、最迷人的一鱗一爪神祕景色。他所運用的主要因素是甚麼呢？在他筆下，那邊聳立着一些樹，每棵樹幹都是空心的，彷彿其中有個隱士和一個十字架；這兒靜臥着一片牧場，那兒躺着一羣牲畜；那邊的小屋升起一縷慵倦的烟。一條彎彎曲曲的路深入遠處的樹林，通向浴於蒼翠中的峯巒掩映的叢山。但儘管這幅圖畫是這麼令人神思恍惚地舖陳着，儘管這棵松樹散發出嘆息彷彿它的葉子搖落於這個牧人頭上，然而一切都是空虛茫然的，除非這牧人的眼睛凝視他眼前有不可思議的魔力的溪流。六月裏你去遊美國中西部的大草原，你在連綿幾千百哩、深可沒膝的卷丹（一種植物）叢中吃力地走着——缺少哪一種魅力呢？——水——那兒一滴水都沒有！假如尼加拉大瀑布祇是奔流的黃沙，你會不遠數千里去觀光嗎？為甚麼田納西州的窮詩人在突然收到兩把銀幣的時候會盤算：究竟要替自己買一件急需的上衣呢？還是用來作旅費步行到洛克阿威海灘去玩一趟？為甚麼幾乎個個具有健全靈魂的強壯小夥子總有某個時候狂熱地要出海？為甚麼當你以旅客身份作頭一次航行，初次有人告訴你和船隻現在已望不見陸地時，你自己會感受很神祕的震顫？為甚麼古波斯人視海為神聖？為甚麼希臘人要專設